

經典印象

CLASSICAL IMPRESSION



泰戈尔小说

MOHA

MOYE

摩哈摩耶

●倪培耕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Zhejiang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I 351.4

22

泰戈尔小说

MOHAMOYE



摩哈摩耶

●倪培耕 译

北京服装学院图书馆



00175500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晓乐

封面设计:夏季风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摩哈摩耶/[印度]泰戈尔(Tagore,R.)著;倪培耕译.
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01.8
(经典印象译丛)
ISBN 7-5339-1494-5

I. 摩... I. ①泰... ②倪...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
集-印度-现代 IV. I3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41406号

摩哈摩耶

[印度]泰戈尔 著

倪培耕 译
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)

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4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160000

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39-1494-5/I·1336 定价:11.00元

编辑手记

泰戈尔的叙述套路相当别致,粗粗看去好像并不另类,读到后边多半就把握不准了。那些几乎是平铺直叙的小说总是留有很大的想像空间,却完全不是借助情节拉开的空当,因为话语层面上的隐喻和暗示始终在摆弄着读者,对象的含义终于变得扑朔迷离,这往往超过了故事层面的叙述功能。说来就像一件衣服,剪裁上显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样,可是质料却很不一样,不由得让人去摩挲半天。

用叙事形态学的观点来看,泰戈尔的许多作品相当接近民间传说和神话叙事模式。譬如,由婚恋、誓约、承诺以及宗教习俗构成的“契约”关系,一再被作为叙述的起点,在《河边的台阶》、《摩哈摩耶》这些短篇代表作中都可以看到那种原始的纽结。从缔约到废约再到自赎,一切都在古老的文本框架内展开,然而再也不是英雄殉道的史诗,叙述的动力直接来自个性化的现实精神。最后,那个突如其来的转折一下子推出今生今世的苦难,造就了凡夫俗子的悲剧情境。泰戈尔的手法有如点石成金,那些老掉牙的叙事资源就这样让他盘活了。

泰戈尔叙说那些悲天悯人的故事,口气居然极其平和,字里行间流荡着玄秘的温婉格调,这一点也真让人不可思议,读着读着一种幽邃的邈邈之感竟挥之不去。

目 录

河边的台阶 / 1
邮政局长 / 11
喀布尔人 / 18
骷髅 / 27
摩哈摩耶 / 35
达利亚 / 43
素芭 / 53
结局 / 61
祖父 / 81
饥饿的石头 / 91
客人 / 103
泡影 / 119
教授 / 133
献眼 / 152
秘密财宝 / 172
译后记 / 189

河边的台阶

倘若发生过的事都被镂刻在石头上，你就能在我的每一台阶上，读到许多往昔的故事。假如你想倾听旧日的故事，就请你坐到我的台阶上。只要你聚精会神，侧耳细听淙淙的流水，就会听到久远年代的许多被遗忘的故事。

我回忆起往日所发生的一桩故事。那天也是像今天这样的普通日子，差三四天就到阿斯温月^①了。清晨，新近的寒季的和风，给刚刚苏醒的躯体注入了新的生命，树叶发出沙沙细声。

恒河涨满了水，我只有四个台阶露出水面，苏醒着。河水与陆地亲昵地拥抱在一起。芒果园林底下的河滩上长满了腰果树，河水也浸透到那里。河湾处的三堆断砖残瓦，浸泡在水中。渔船系在岸边的老槐树上，在清晨的潮水里，漂浮着，摇晃着。活泼的、充满青春活力的潮水，装腔作势，哗啦哗啦地打击着渔船的两舷，仿佛它揪着小船的两只耳朵，来回摇摆着，开着甜蜜的玩笑。

秋日晨光，映照在涨满水的恒河上。它的光色像旃檀迦花^②那般金灿灿。如此斑斓的色彩，在其他任何晨光里都不会遇到的。和煦的阳光，也落到长在沙滩上的细长细长的芦苇上，芦花刚刚绽蕾，还没有充分绽开。

念颂着“罗摩罗摩”的船夫，解缆开船。犹如鸟儿在阳光沐浴下，欢

① 阿斯温月，即印历7月，相当于公历9、10月。

② 旃檀迦花，即金香木，花白色，香气甚浓。

快地展翅，飞向蓝天，小小的渔船在阳光照射下，扬起布帆，驰向远方河面。这些小船宛如天鹅，遨游在碧绿的水面，又犹如鸟儿欢快地翱翔在湛蓝的天空。

帕达恰尔叶先生按时按刻提着铜罐，来河边洗澡。妇女们也三三两两结伴，来河边汲水。

这不是日久年远所发生的事。噢，你们可能觉得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。但我依然觉得，那恍然是昨天发生的事。长期以来，我总是站在一个地方，静静地窥视着，我的日子如何在与恒河激流的戏谑中，流逝而去。所以，我就感觉不到时间很长。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阴影，每日投落在我的恒河上，而且每日又从恒河上消逝，什么地方都留不下它们的影儿。因此，我尽管看上去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，但我的心是青春的。在我多年的记忆上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水草，但我的光泽却没有泯灭。对，有时偶尔一撮水草漂来，沾在我身上，旋即又被激流席卷而去。然而不能确切地说，这撮水草已荡然无存。在恒河激流抵达不到的地方，在我的一些缝隙里，长满着蔓藤或水草或树芽。它们就是我过去年代的见证者。我用温柔的网套裹住过去的年代，使它们永远碧绿、甜蜜和新鲜。恒河一天天从我身边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退落下去，而我也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变得愈加衰老了。

吉卡拉瓦尔迪家的那位年长者，洗完澡，披上印有罗摩字样的布衫，数着念珠，颤巍巍地赶回家。那时，她的姥姥还年轻。我依稀记得，她每天来河边玩耍，把一片芦苇叶子抛进恒河里，让它随流漂浮。在我右胳膊有一个旋涡，那片叶子不停地在那儿打转着。她放下水罐，伫立着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。过了一些日子，我发现，那个姑娘已经长大，而且带着自己女儿来河边汲水。不久，这个女儿也长成大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当看到女儿与女伴们相互淘气地追逐戏水，她就制止她们，开导她们应有上等人般的文明举止。每当那时，我就想起那漂浮的芦苇之舟，觉得饶有兴味。

我要叙述的故事，恐怕不会重演。我讲述一个故事，另一个故事就

漂流开去。无数故事发生了，随即又消逝，它们不会久久驻足。只有一个故事，犹如那片芦苇之舟，跌入旋涡不停地回转。这样，一个故事载着自己的重荷，在我周围打转着。现在，眼看着它要沉没。它像那片叶子般渺小，上面载有盛开的两朵小花，就没有更多的什么了。哪位柔软心肠的姑娘，看着它的沉没，必将会长叹一声，然后无可奈何地返回家。

你们会看到，古桑伊家的牛圈坐落在庙院旁边，竹栅栏环绕着它的四周。那儿，有一棵老槐树。在槐树下，每周都有一天开放为集市。那时还没有古桑伊的家园。现在，他们家祈祷用的遮棚地方，那时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。

这里，有一棵无花果树。今天，它把自己的手臂伸向我的肋骨间，它的须根宛如硕大且细长的粗硬手指，把我断裂的石头生命压在土里。那时，这棵大树还只是一棵小小的树苗，但它很快带着自己缀满娇嫩绿叶的树冠，昂起头，屹立着。阳光普照时，它那些绿叶阴影，就在我身上整天戏耍着，它的新生须根宛如婴儿的小手指，任性地在我胸脯四周，抚摸着。倘若有人摘掉它的一片叶，我都会痛苦万状。

虽然，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但我依然那么挺拔。如今，我的脊柱已经折断，我的身躯就像阿什达瓦卡拉^①圣贤一样，曲里拐弯。我身上无数地方，布满了密密麻麻皱纹似的裂缝。在冬季，世上的青蛙，钻进我腹部洞穴里栖息，准备漫长的冬眠。但那些日子里我的模样还不是那么丑陋，我左手臂外面也没有几块残砖断瓦。一只小燕子，飞进我洞隙里筑巢栖息。每当清晨，翻身醒来，它就快速地抖搂自己鱼尾似的双翅尾，鸣叫着，冲向云霄。那时，我晓得，准是古苏姆来河边的时刻了。

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位姑娘，被台阶上的其他姑娘称为“古苏姆”。古苏姆也许就是她的名字。当古苏姆纤细的身影映在水中，我的内心就满怀希望，无论如何想挽留住那婀娜多姿的情影。那身影里有着甜润的别

^① 阿什达瓦卡拉，古代印度圣贤。当他母亲怀着他时，他就指出父亲背错了吠陀经，其父一气之下，诅咒他出生后他的脊柱是八道弯。

致韵味。当她脚踩我的台阶，她双足的脚步丁当作响时，我缝隙里的青草小苗激动地翩翩起舞。古苏姆并不热中于玩耍、调侃或嬉闹，然而令人诧异的是，她的女伴好友并不比别的姑娘少。没有她，顽皮淘气的姑娘总感到无所适从，索然无味。有人称她“古稀”，有人叫她“库什”，有人呼她“拉卡稀”，而她妈妈唤她“卡什米”。当你向岸边眺望，准能发现，古苏姆静静地坐在河边。她的心似乎与河水结下不可分解的缘分，她酷爱着河水。

过了一段时日，我再也没见到古苏姆来河边，她的女友波沃娜和苏沃娜经常来河边哭泣。一天，我听说，她们的古稀—库什—卡什米被送到婆家去了。

那儿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人们、房舍、道路、台阶都是新的，一株水中荷花仿佛移栽在陌生的土地上。

我渐渐地忘却了古苏姆。整整一年似水逝去，河边台阶上的姑娘再也不谈论古苏姆了。一天黄昏，一双久已熟悉的足脚的抚触，突然使我亢奋觉醒，这双足脚好像是古苏姆的。就是古苏姆的！但那双脚里往日动听的音乐，业已消失。长期以来，我总是感受到古苏姆足脚的抚触和脚镯的响声。今天，突然听不到了丁当作响的镯声。黄昏的河水，仿佛在呜咽；晚风拍打着芒果树的枝叶，仿佛发出悲恸的哀号声。

古苏姆成为寡妇了。听说，她的丈夫到外省工作。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一两天，后来就没有谋面过。从来信中获悉，她丈夫已故世，那时古苏姆只有八岁。古苏姆抹去了发缝里的朱砂，卸掉了身上的首饰，又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恒河岸边。但是，如今她没有遇到任何女友。波沃娜、苏沃娜、阿姆拉都已出嫁去了婆家，只剩下夏尔达。但听说，在阿格扬月里，她也将出阁远嫁。这样，古苏姆彻底地形只影单了。

当她把头伏在膝盖上，默默地坐在我的台阶上，我仿佛感到，河水波涛聚合一起，举起双手，呼喊：“古稀—库什—卡什米！”

雨季一开始，恒河眼看着盈满了水。古苏姆的身躯也眼睁睁一天天漂亮起来，充满着青春活力。但是，她宁静的脾性、忧郁的面容、肮脏且

粗素的衣饰，在她的青春上布下了一张阴影的帷幕，致使人们都没发现她充分发育的青春身姿。任何人，至少我都没有注意到，古苏姆如今已经长大成熟了。我从一开始就看着古苏姆成长的，但她在我心目中还是往昔的那位小姑娘。脚腕没有系着脚镯，但只要她一走动，我又仿佛听到脚镯丁当作响声。

十年就这样一晃而过，村里人没有发觉一星半点儿的变化。

那年帕德拉月的最后一天，就像我看到的今天一模一样。你们曾祖母们也在那天清晨起身，凝望着今天一样的温煦阳光。然后，披上长长头巾，提着水罐，为享受我上空晨光的沐浴，她们穿过树林，谈笑风生，走在乡村坎坷不平的土路上。那时，她们怎么也不会思量到你们今日的光景，正如你们也不会遥想到她们——你们的祖母们曾经拥有过的欢乐戏谑的日子。今天的日子是如此真实，如此生机勃勃，逝去的久远的日子，也是那么真实，她们也像你们一样，怀着柔软心肠，欢乐过，忧伤过；像你们一样，踌躇满志，蹒跚地走着。然而，今朝的秋日，她们已不复存在，她们的忧伤和欢畅的回忆，业已泯灭。当然，今天的和煦阳光，优美良景，她们也是设想不出来的。

那日，天色蒙蒙亮。北风第一次徐徐吹来，在盛开的槐树花丛中，摘取一朵半朵的槐花，抛撒在我的身上。细小细小的露珠，凝聚在我的石阶上。就在那天清晨，不知从哪儿来了一位年轻的苦行者，修长的身材，白皙的肤色，俊美且鲜亮的脸庞。他寄宿在我对面的一座湿婆庙里。那位苦行者到来的消息，很快传遍了全村。妇女们放下水罐，聚集到庙宇，向这位圣贤致敬。

庙宇里一天比一天拥挤，因着苦行者的光临，又因着这位苦行者具有无与伦比的仪表。他待人又是那么彬彬有礼，不分贫富贵贱；见了孩子，就亲热地抱在怀里；见了母亲，就关切地询问家务琐事。很快，他在妇女世界里赢得了尊敬，受到了她们的顶礼膜拜；男人们也络绎不绝地来到他身边。有时，他诵读《薄伽梵歌》；有时，他宣讲《薄伽梵歌》；有时，他盘坐在庙里，探讨各种经典学说。有人来听取他的教诲，有人来讨取

符咒，有人来索取治病的药方。人们议论纷纷：“他有多美的仪表呀！简直是湿婆大神化身为人，下凡到我们的庙宇里。”

每天清晨，太阳升起之前，这位苦行者面向启明星，站在恒河里，水漫过脖子，用缓慢且深沉的语调，进行晨祷，那时我就听不到河水的细细絮语。每当听到他庄重的晨祷的声音，恒河东岸边的天空，呈现一片玫瑰红色，霞光映照云彩，黑暗仿佛像盛开花蕾的外壳被剥离，向四周散去，殷红的朝霞一点点染红天池。仿佛这个伟大人物站在恒河里，凝视东方，念着伟大的咒语，随着他的每个字的声音，黑暗巫婆的魔术就被破除，月儿和星星就西坠下去，太阳就在东方天际，冉冉升起。这样，世界的舞台也跟着变化。噢，谁能与这位法力无边的魔幻般的人物相比试。当这位苦行者洗完恒河澡，宛如祭祀火焰，拖着自己修长的、白皙的、圣洁的身子，从水里出来，水珠从他的发缝上滴下，那时新的太阳光芒，投射到他的整个身子，熠熠生辉。

这样，又过了几个月。在杰特月，发生了日食，成千上万的人来恒河进行圣浴。槐树下，举行着盛大且隆重的集会。许多人借着这个机会，瞻仰这位苦行者。从古苏姆婆家也来了几位姑娘。

清晨，苦行者坐在我的台阶上，诵念圣典。一个姑娘突然看到苦行者，拍打自己的女伴，惊讶地说：“喂，他看上去很像古苏姆的丈夫！”

一位姑娘稍稍往上掀了一下自己的面纱，说：“喔，我的天哪！果真如此！他可是我们村吉特尔久家的少爷！”

第三位姑娘没有摆弄自己的面纱，说：“真的，就是那样的前额，那对鼻子，那双眼睛，分毫不差！”

第四位姑娘甚至没有看上苦行者一眼，长叹一口气，碰倒了水罐，说：“天哪，他现在在哪儿！难道人死了还会复活！古苏姆的命运，真是不堪惨苦呀！”

当时，还有人说：“他可没有这么长的胡子。”

有的说：“他不那么孱弱。”

有的说：“他也没有那么细长。”

就这样，她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，议论也就不会偃旗息鼓。

村里村外的人都见到了苦行者，只有古苏姆没有见到他。这么多人拥来参拜，古苏姆没有凑趣来我这儿。一天黄昏，望着望月之月升起，古苏姆敢情思念起我们旧日的友情。

那时，河边台阶阒无一人，只有蟋蟀拖着嚙嚙的谐调的长音。寺院的钟声停了，它的最后余音，宛如幽灵，回荡在河彼岸的阴森树林中，刹那间，消失踪影。皎洁的月光，渐渐扩散在河面、大地和天空。潮水冲刷着我，发出汨汨的声音。古苏姆来了，坐在我台阶上，把自己的身影，投在我上面。风声停歇，草木寂静。在古苏姆面前，银辉一无遮拦地泻在恒河的胸脯上；在古苏姆背后，在周围的花草树木中，在寺院的阴影里，在破旧的茅屋里，在池塘岸边，在棕榈树下，黑暗藏住自己的脸，静静地坐着。蝙蝠在七叶树枝上，轻轻地摇曳着，偶尔传来豺狼的嗥叫声，旋即万籁俱寂。

苦行者缓步走出庙宇，来到河边台阶。刚下一二台阶，他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到了古苏姆身上。猛然见到孤身女子，坐在如此僻静的地方，他就想立即返回。正在这时，古苏姆抬头，回首张望。

她头上的纱丽往后滑去。那瞬间，月光照在她的脸上，宛如月光映照在一朵昂首盛开的鲜花上。刹那间，他们两人的目光相遇了，仿佛相互在辨认，似乎前生就相识。

猫头鹰在头上叫着掠过。这叫声使古苏姆吃惊，但她很快控制住自己，拉上滑下的纱丽，欠身站起，向苦行者行了触脚礼。

苦行者祝福她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古苏姆。”

回答后，再也没有说什么。古苏姆家就在近处，她慢慢地朝自己家走去。那天晚上，苦行者在我的台阶上，坐了良久良久。最后，当东方升起的月亮西坠下去，苦行者的背影，移到前面时，他才起身，走向庙宇。

从第二天起，我就看到，古苏姆天天都来向苦行者行触脚礼。当苦

行者讲解经典，古苏姆站在一旁，垂耳聆听。苦行者晨祷后，叫唤古苏姆，给她讲解宗教教义，谁知古苏姆是否能够听懂这一切，但她却聚精会神，静静地聆听着。苦行者对她的任何教诲，她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。她每天来庙宇干杂务，采集鲜花供祭神，从恒河中汲水，洗濯庙殿。

她坐在我台阶上，思索着苦行者所灌输的一切。她的目光慢慢地向远方扩展，她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东西，她听到了前所未闻的事情。于是，笼罩在她沉静的脸上的一层忧郁阴影，消逝了。而在每天的晨光沐浴里，当她怀着虔诚情愫，向苦行者行触脚礼时，她就像供祭在神坛前的一朵被露水洗濯过的鲜花。此时此刻，一种纯洁无瑕的欢乐之波，迅速传遍她全身。

冬季的最后一天黄昏。蓦然，从南方徐徐吹来一阵春风，天际已没有一丝寒意。村里突然响起竹笛声，飘来一阵阵歌声。船夫们驾着船，顺流而下，不时停下桨，引吭高歌，赞颂黑天。突然间，鸟儿们在树林间跳来跳去，欢快地相互呼应着。春天就这样姗姗而至。

一领受春风的吹拂，青春的信息就迅速传到石头深处，我内心充满了那种新的青春激情，似乎我的蔓藤和青草也眼看着挂满了花朵。这期间，为什么见不到古苏姆？好几天，她没有来庙寺，我在苦行者那儿也没见到她。

这期间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我蒙在鼓里。

过了几天，傍晚时分，古苏姆与苦行者就在我的台阶上会面了。

古苏姆低着头，说：“师尊，您唤我来？”

“是的，我怎么见不到你？现在你怎么不热心敬神？”

古苏姆沉默不语地站着。

“敞开心扉，对我讲心里话。”

古苏姆偏过脸，说：“师尊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所以我无法热心于敬神的服务事务中。”

苦行者带着十分柔和的口吻，说：“古苏姆，我知道，你内心有一种不平静的情绪。”

古苏姆吃一惊,心想:“真没料到,师尊什么都了如指掌。”眼泪徐徐掉下,她一动不动站在那儿。旋即,用衣襟掩住脸,坐到台阶上的苦行者脚边,啜泣起来。

苦行者朝后稍退了一下,缓缓地说:“你把心里不平静的事,明白无误地告诉我,我将为你指点安静之路。”

古苏姆用坚定的虔诚语调,开始叙述,但她不时停顿、语塞。她说:“您既然吩咐,我就说,但我可能说不清楚。您或许心里一切都明白。师尊,我崇敬一个人,膜拜一个人,如同神明,一种欢乐之情充盈我心。一天晚上,我梦见了,他仿佛是我心灵的主人。他不知道坐在什么地方,薄古尔树林里,用左手握着我的右手,向我倾诉恋情。我不觉得这断乎是不可能的,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梦断了,但他的形象没有离去。次日,我见到他,我就不能像从前那样看他。我的内心不断浮现那幅梦之画,我害怕,远远地躲避,但是,那幅画如影随形,缠着我。从那时起,我的心不能平静了。师尊,我的一切都变得朦胧黑暗似的。”

古苏姆一面擦着眼泪,一面叙述经历时,我觉察,苦行者使劲地用脚蹬着我的台阶。

等古苏姆结束自己的叙述,苦行者说:“你在梦中见到的那位是谁?请告诉我,行吗?”

古苏姆双手合十地说:“我不能说。”

苦行者说:“我为你的幸福问你,他是谁,明白无误地告诉我。”

古苏姆用力咬住自己柔软的双唇,双手合十,缓慢地说:“我一定要说吗?”

苦行者说:“是的,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
古苏姆立即说:“就是您,师尊!”

古苏姆的话音刚落在他耳朵里,她就失去了知觉,倒在我的怀里。苦行者像石雕似的呆立着。

恢复知觉后,古苏姆欠身坐着。那时,苦行者缓缓地说:“你从前履行我的一切吩咐,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办。我今天就离开这儿,从现

在起，你永远也不能与我相见，你把我忘掉吧，告诉我，你能这般苦行吗？”

古苏姆站起来，看着苦行者，用平稳的口吻说：“师尊，我能做到。”

苦行者说：“那么，我走了。”

古苏姆再也没说什么，向他鞠了一躬，抓起他脚上的尘土，放在自己头上。苦行者走了。

古苏姆说：“我将忘掉他所吩咐的。”说完，她迈着缓慢步伐，走进恒河水里。

她从小就生活在这河岸边，在安息时这河水若不伸出手，把她拽进怀里，还有谁能拉她进怀里？

月亮下落了，夜晚一片漆黑。突然，河水中似乎传出一些话语似的，而我一点儿也不懂。风在黑暗中呼啸着，风也许在思索，为了不让人看见任何东西，吹一口气，把天上所有星星都吹灭了。

经常在我胸怀玩耍的古苏姆，今天结束了自己的游玩，默默地离开了我的怀抱。而我不知道她到哪个世界去了。

1884 年

邮政局长

刚踏上工作岗位，邮政局长就不得不去偏僻的乌拉普尔村供职。这是一座很不惹眼的普通村庄。附近，有一家靛青批发货栈，货栈老板费了好大周折，才设法叫人在那儿建立了一个新邮政所。

新上任的邮政局长是加尔各答人，他来到这僻远乡村的景况，如同离水的鱼儿。他的办公室和卧室，都设在一间昏暗的八边形草顶的棚子里。不远，有一处长满青苔的池塘，翠绿的树木掩映着四周。

货栈里有像经纪人那种类型的办事员，一天到晚忙忙碌碌，没有一星半点儿的闲工夫。无疑，他们是不配与上等人物交际的。可惜的是，从加尔各答来的这位先生也不是善于交际的人。到了一个交际场所，他要么流露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情，要么做出滑稽可笑的举动。因此，他也没有交上地方各界的头面人物。这里的业务不算太多，他不时写些小诗，在那些诗歌里表达自己的情趣——终日凝望着抽出嫩芽的树枝的颤动和天空飘浮的云朵，十分惬意地消磨日子。但是，擅长窥探心意的人明白，倘若《天方夜谭》里的任何一个魔王降临，一个晚上就会把正抽着嫩芽的树枝一扫而光，然后铺筑坚实的通衢大道，建起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，使那些云影从我们的眼帘中消失。那么，这位半死不活的、富有教养的家族的后裔，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新生活的恩宠。

邮政局长的薪俸十分微薄，他只得自己动手做饭。一位失去双亲的乡村孤女，帮他打杂，找些吃的。女孩的名字叫勒祖，年纪约莫十二三岁光景，看不出她有结婚的任何特殊的可能。

薄暮时分，村村户户的牛栏里升起缕缕炊烟，蟋蟀开始低鸣。遥远

村子里一群烂醉如泥的包尔派^①教徒，击起手鼓，高声歌唱。孤独地坐在屋内、凝视着嫩枝绿叶颤动的诗人的心坎里，也浮升起一种不易觉察的心潮骚动。就在那时，邮政局长在屋内一个角落里，点燃一枝发出微弱光线的蜡烛，喊道：

“勒袒！”

勒袒坐在门槛上，一直等待着这个声音。但听到第一声呼唤，她没有立刻进屋，在门槛上应了一声：

“什么事？长兄^②！您叫我做什么？”

邮政局长问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勒袒答：“我要去厨房生炉子。”

邮政局长吩咐说：“你把厨房的事放后一会儿，先装满烟袋，替我拿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勒袒鼓着自己的腮帮子，使劲吹着水烟袋，走进屋内。邮政局长从她手里接过烟袋，唐突地问道：

“勒袒，你还记得自己的母亲吗？”

有许多事她还记忆犹新，有许多事已经淡忘了。与母亲相比，父亲更疼爱她。如今，她还依稀记得父亲的一星半点儿的事。她父亲终日在外劳动，直到天黑才回家。庆幸的是，有一两个傍晚的情景，像清晰的图画一样，镌刻在她的心上。说着说着，勒袒缓缓地挪动脚步，坐在邮政局长身旁的地上。她记得，自己有一个兄弟。很久以前，可能是阴雨连绵的一天，在一个小池塘边，两人一块用折断的树枝做成鱼钩，无忧无虑地玩着钓鱼游戏。同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相比，惟有这桩事仍留在记忆里。在对往昔生活的追述过程中，不知不觉地挨过了深夜。那时，倦怠的邮政局长无心做吃的，早上剩的饭菜还留着，勒袒马上点燃炉子，烤起烙饼。这些饭菜已足够应付他俩一顿晚餐。办公室的木椅放在偌大的八

① 包尔派，印度教僧侣教派的一支。

② 长兄，孟加拉地区特有的表示尊敬和亲密的称呼。